南海寄歸内法傳卷第二　英

翻經三藏沙門義淨　撰

十九受戒軌則
二十洗浴隨時
二十一坐具襯身
二十二卧息方法
二十三經行少病
二十四礼不相扶
二十五師資之道
二十六客舊相遇
二十七先體病源
二十八進藥方法
二十九除其弊藥
三十旋右觀時

十九受戒軌則

西國出家軌儀咸悉具有聖制廣如百一羯磨此但略指方隅諸有發心欲出家者隨情所樂到一師邊陳其本意師乃方便問其難事謂非害父母等難事既無許言攝受既攝受已或經旬月令其解息師乃為授五種學處名鄔波索迦自此之前非七衆

數此是創入佛法之基也師次為辦縵條僧脚崎及下裙等并鉢濾羅方為白僧陳出家事僧衆許已為請阿遮利耶可於屏處令剃頭人為除鬚髮方適寒溫教其洗浴師乃為著下裙方便撿察非黄門等次與上衣令頂戴受者法衣已授與鉢器是名出家次於本師前阿遮利耶授十學處或時闇誦或可讀文既受戒已名室羅末尼羅（譯為求寂言欲求趣涅槃圓寂之處舊云沙彌者言略而音訛翻作息慈意准而无據也）威儀節度請教白事與進具者體无二准但於律藏十二無犯其正學女片有差降十二者何一不分別衣二離衣宿三觸火四足食五害生種六青草上棄不淨七輙上高樹八觸寶九食殘宿食十壞地十一不受食十二損生苗斯之十二兩小非過其正學女後五便犯此下三衆咸制安居其六法六隨法如餘處說能如是者方成應法是五衆収堪銷物利豈有既出家後師主不授十戒恐其毀破大戒不成此則妄負求寂之名虛抱出家之稱以懷片利

等知大損經云雖未受十戒墮僧數
者乃是擁開一席豈得執作長時又
神州出家皆由公度既蒙落髮遂乃
擁依一師師主本不問其二遮弟子
亦何曾請其十戒未進具來恣情造
罪至受具日令入道場律儀曾不預
教臨時詐肯調順住持之道固不然
矣既不合銷常住受施負債何疑理
應依教而為濟脫凡蒙公度者皆須
預請一師師乃先問難事若清淨者
為受五戒後觀落髮授縵條衣令受
十戒法式既閑年歲又滿欲受具戒
師乃觀其志意能奉持者即可為辦
六物并為請餘九人或入小壇或居
大界或自然界俱得秉法然壇場之
內或用衆家褥席或可人人自將坐
物略辦香花不在營費其受戒者教令
三遍一一禮僧或時近前兩手執足
此二皆是聖教禮敬之儀亦既禮已
教其乞戒既三乞已本師對衆為受
衣鉢其鉢須持以巡行普呈大衆如
合様者大衆人人咸云好鉢如不言
者招越法罪然後依法為受其羯磨

師執文而請或時暗誦俱是聖教既受戒已名鄔波三鉢那（鄔波是近三鉢那是圓謂涅槃今受大戒即近涅槃舊云具足者言其汎意）然羯磨亦竟急須量影記五時之別其量影法預取一木條如細著許可長一肘折其二頭四指令竪如曲尺形勿使相離竪者日中餘杖布地令其竪影與卧杖相當方以四指量其卧影滿一四指名一布路沙乃至多布路沙或一布路沙餘一指半指或但有一指等如是加減可以意測（言布路沙者譯為人也西以四指之影名一人者即是四指竪杖影長四指之時與人等作句中影量與身量相似其人指節與身量兩影相似斯緣中然人未必皆然自餘長短義可准之）須道其食前食後若天陰及夜即須准酌而言之若依神州法者或可竪尺日中量影長短或復記其十二辰數言五時者既而方域異儀月數離合自非指事難以委知一謂冬時有四月從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二謂春時亦有四月從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三謂雨時但有一月從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四謂終時唯一日一夜謂六月十六日晝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三　第四張　癸

夜五是長時從六月十七日至九月
十五日此乃獨於律教中佛制如是
次第明有密意也若依方俗或作三
時四時六時如餘處說凡西方南海
出家之人創相見者問云大德幾夏
答云爾許若同夏者問在何時若時
同者問得幾日若日同者問食前後
同在食前方問其影影若有殊大小
咸異影若同者便無大小坐次則據
其先至知事乃任彼前差向西方者
必須閑此不同支那記其月日而已
然那爛陀寺多是長時明相纔出受
其近圓意取同夏之中多為最大即
當神州六月十七日明相纔出由不
得後夏故(此據西方坐夏之法若准神州舊行即當五月十六
日也)若六月十六日夜將盡而受戒者
則同夏之中最小由其得後夏故既
受戒已不待闍施若其師有為辦少
多或持習條或濾水羅等奉臨壇者
以表不空之心次即本師為指戒本
令識罪相方教誦戒既其熟已誦大
律藏日日誦過旦旦試之不恒受持
恐損心力誦律藏了方學經論此是

西方師資途轍雖復去聖縣遠然而
此法未虧為此二師喻之父母豈有
欲受之時非常勞倦亦既得已戒不
關懷有始無終可惜之甚自有一會求
受受已不重參師不誦戒經不披律
典虛霑法伍自損損他若此之流成
滅法者然西方行法受近圓已去名
鐸曷攞(譯為小師)滿十夏名悉他薛攞(譯為
住位)得離依止而住又得為鄔波馱耶
凡有書疏往還題云求寂某乙小苾
芻某乙住位苾芻某乙若學通內外
德行高著者便云多聞苾芻某乙不
可云僧某乙僧是僧伽目乎大衆寧
容一已輒道四人西方無此法也凡
為親教師者要須住位滿足十夏兼
羯磨師及屏教者并餘證人並无定
年幾事須解律清淨中邊數滿律云
非鄔波馱耶而喚為鄔波馱耶非阿
遮利耶喚為阿遮利耶或翻此二及
親斥鄔波馱耶名者皆得惡作之罪
若有人問云尒親教師其名何也或
問汝誰弟子或可自有事至須說師
名者皆應言我因事至說鄔波馱耶

名鄔波馱耶名某甲西國南海稱我
不是慢詞設令道汝亦非輕稱但欲
別其彼此全无倨傲之心不並神州
將為鄙悪若其嫌者敃我為今斯乃
咸是聖教宜可行之不得雷同无分
皂白云尒

凡諸白衣詣苾蒭所若專誦佛典情
希落髮畢願緇衣号為童子或求外
典無心出離名曰學生斯之二流並
須自食（西國僧寺多有學生來就苾 蒭習學外典一得驅駈給侍 二乃教發好心既有自利利他畜之 非損必是杜多一鉢理則不勞若也 片有供承亦成是要遣給齒木令若 其損食足應時須不傷悲道也）
飡常住聖教全遮必其於衆有勞准
功亦合飡食或是普通之食或可施主
先心雖復噉食故成无罪夫龍河影
沒鷲嶺光収傳法羅漢能餘幾在故
論云大師眼閉證者隨亡煩惱增時
應勤莫逸理當諸德共作護持若委
隨而縱慢心欲遣人天何所歸向律
云有秉羯磨我法未滅若不秉時我
法便盡又云戒住我住理非虛說既
有深旨誠可敬歎

重曰

大師影謝法將隨亡邪山峻時慧嶽
隤綱重明佛日定委賢良若遵小徑
誰弘大方幸惟通拯勉力宣揚冀紹
隆之无替傳永劫而弥芳弥芳伊何
戒海揚波此則教將滅而不滅行欲
訛而不訛符正說於王舍事无虧於
逝多

二十洗浴隨時

夫論洗浴之法西國乃與東夏不同
但以時節調和稍異餘處於十二月
花果恒有不識氷雪薄有微霜雖復
多暑亦非苦熱熱則身無拂子寒乃
足無皴裂為此人多洗沐體尚清淨
每於日日之中不洗不食又復所在
之處極饒池水時人皆以穿池為福
若行一驛則望見二二十所或寬一
畝五畝於其四邊種多羅樹高四五十
尺池乃皆承雨水湛若清江八制底
處皆有世尊洗浴之池其水清美異
於餘者那爛陁寺有十餘所大池每
至晨時寺鳴健稚令僧徒洗浴人皆
自持浴裙或千或百俱出寺外散向
諸池各為澡浴其浴裙法以疊布長

五肘闊肘半繞身使匝抽出舊裙迴兩頭令向前取左邊上角以右手牽向腰下令使近身併蹙右邊摩入腰內此謂著浴裙法臥時著裙其法亦尒欲出池時抖擻徐出勿令垂著上岸法式廣如律辯若不向池寺中洗者著裙同此水遣人澆隨處隨時可為障蔽世尊教為浴室或作露地甎池或作去病藥湯或令油遍塗體夜夜油恒揩足朝朝頭上塗油明目去風深為利益皆有聖教不遑具述廣如律也又洗浴者並須飢時浴已方食有其二益一則身體清虛无諸垢穢二則痰癊消散能食飲食飽方洗浴醫明所諱故知飢沐飽浴之言未是通方之論若著三尺浴衣褊小形露或元不著赤體而浴者深乖教理也應用四幅洗裙遮身可愛非直奉遵聖教亦乃不愧人神餘之可不智者當恙夜浴尚不改容對人寧无掩蔽耳

二十一坐具襯身

礼拜敷其坐具五天所不見行致敬

起為三礼四部同窺其事凡為礼者
拜數法式如別章所陳其坐具法割
截為之必須複作制令安葉度量不
暇詳悉其所須者但擬眠卧之時護
他氈席若用他物新故並須安替如
其己物故則不須勿令汙染虧損信
施非為礼拜南海諸僧人持一布巾長
三五尺疊若食巾礼拜用替膝頭行
時搭在肩上西國苾蒭來見咸皆莞
尒而笑也

二十二卧息方法

西國房迮居人復多卧起之後牀皆
舉攝或內置一邊或移安户外牀閣
二肘長四肘半褥席同然輕而不重
然後牛糞乾揩其地令使清淨安置
坐牀及木枯小席等隨尊卑而坐如
常作業所有資生之具並掤上安之
其牀前並無以衣遮障之法其不合
者自不合卧如其合者何事遮身其
衆僧卧具必須安襯方合受用坐具
意在於此如其不尒還招黒背之辜
聖有誠言不可不慎又復南海十島
西國五天並皆不用木枕支頭神州

獨有斯事其西方枕囊様式其類相
似取帛或布染色隨情縫為直袋長
一肘半寬半肘中間貯者隨處所出
或可填毛或盛麻緼或蒲黄柳絮或
木綿荻苕或耎葉乾苔或決明麻豆
隨時冷熱量意高下斯乃取適安身
實无堅强之患然為木枕踈硬項下
通風致使時人多苦頭疾然則方殊
土別所翫不同聊述異聞行否隨好
既而燸物除風麻豆明目且能有益
用成無爽又為寒鄉凍頂多得傷寒
冬月鼻流斯其過也適時溫頂便无
此患諺云凍頂溫足未必常可依之矣
又復僧房之內有安尊像或於窓上
或故作龕食坐之時像前以布幔遮
障朝朝洗沐每薦香花午午虔恭隨
飡奉獻經箱格在一邊臥時方居別
室南海諸洲法亦同此斯乃私房尋
常礼敬之軌其寺家尊像並悉別有
堂殿豈有像成已後終身更不洗拭
自非齋次寧容輒設踈飡由此言之
同居亦復何損大師在日尚許同居
形像儼真理當無妨西國相傳其來

久矣

二十三經行少病

五天之地道俗多作經行直去直來唯遵一路隨時適性勿居閙處一則痊痾二能銷食禺中日昳即行時出或可出寺長引或於廊下徐行若不爲之身多病苦遂令脚腫肚腫臂疼髆疼但有痰癊不銷並是端居所致必若能行此事實可資身長道故鷲山覺樹之下鹿苑王城之内及餘聖跡皆有世尊經行之基可闊二肘長十四五肘高二肘餘壘甎作之上乃石灰塑作蓮花開勢高可二肘闊纔一尺有十四五表聖足跡兩頭基上安小制底量與人齊或可内設尊容爲釋迦立像若其右繞佛殿旋遊制底別爲生福本欲虔恭經行乃是銷散之儀意在養身療病舊云行道或曰經行則二事揔包无分涇渭遂使調適之事久闕東川經云觀樹經行親在金剛座側但見眞迹未覩圓基耳

二十四礼不相扶

南海寄歸内法傳卷第三 [illegible]

礼拜之訖須依教爲進具若分别在
前即合受小者之拜佛言有二種人
合受礼拜一謂如来二大己苾芻斯
則金口誠教何勞輒事謙下小者見
大緩須申敬唱畔睇而礼之大受小
礼自可端拱而云痾路抵[illegible][illegible]反是呪願彼令无病
義耳如其不道彼此招愆隨立隨坐不欧
常式既其合受无容反敬斯乃五天
僧徒之則也豈有小欲礼大先望大
起大受小恭恐小嫌恨爲此則忩忩
迫迫尊執卑而不聽稽首辛苦辛苦
卑求敬而不能至地若不如此云乖
禮數鴨許虧聖教取人情教受乖儀
誡可深蔘延波既久誰當偃諸

二十五師資之道

夫教授門徒紹隆之要若不存念則
法滅可期事須懇懃无宜綱漏律云
每於晨旦先嚼齒木次可就師奉其
齒木澡豆水巾敷置坐處令安穩已
然後礼敬尊儀旋繞佛殿却就師處
攝衣一礼更不重起合掌三叩雙膝
踞地低頭合掌問云鄔波駄耶存念
駄字音侍夜反既非正借音言之鄔波夫[illegible][illegible]近被字長讀中有阿字阿嘔耶義當教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三　第十三張　央

(讀言和尚者非也西方汎喚博士皆名烏社斯非典語若依梵本經律之文咸云鄔波馱耶譯為親教師北方諸國皆喚和社致令傳譯習彼訛音)或問云阿

遮利耶存念(譯為軌範師是能教弟子法式之義先云阿闍梨訛也)

我今請白不審鄔波馱耶宿夜安不

四大平和不動止輕利飲食銷不且

朝之飡可能進不斯則廣略隨時也

時師乃量身安不具荅其事次於隣

近比房任餘礼其大者次讀少許經憶

所先受日新月故無虧寸陰待至日

小食時量身輕重請白方食何勞未

曉覓粥忩忩不及白本師无由嚼齒

木不暇觀虫水豈容能洗淨寧知為

一盂之粥便違四種佛教訛替之本

皆從此來顧住持之家善應量處(前白事等此乃是阿離耶提舍教授之儀阿離耶譯為聖提捨譯為方即名西國為聖方矣以其賢聖繼軌人皆共稱或云末睇是中提捨是國百億之中心斯其事也此号人咸委之其北方胡國獨喚聖方以為呬音許伊反全非通俗之名但是方言固无別義西國若聞此名多不識宜喚西國為聖方斯誠允當或有傳云印度譯之為月雖有斯理未是通稱且如西國名大唐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無別義又復須知五天之地皆曰婆羅門國北方速利總号胡彊不得雷同咸為一喚可)

凡剃髮披縵條出家近圓已

律云唯除五事不白自外一一皆須

白師不白得罪五事者一嚼齒木二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三　第十四張　吳

泰

飲水三大便四小便五畍中四十九
尋內制底畔睇且如欲食白者須就
師邊依礼拜法而白師云鄔波馱耶
存念我今請白洗手洗器欲為食事
師云謹慎諸餘白事類此應知師乃
量事度時與其進止知有多事便可
一時併白若其解律五夏得離本師
人間遊行進求餘業到處還須依止
十夏既滿依止方休大聖慇懃意在
於此如不解律依他盡形設无大者
依小而住唯除礼拜餘並為之豈得
晨朝問安曾不依律隨有事至寧知
白言或有旦暮兩時請其教誡雖復
攉申訓誨律文意不如是何則白者
不的其事咨者何所商量白事之言
故不然也但為因循日久逐省誰肯
勞煩必能准教奉行即是住持不絕
若將此以為輕者餘更何成重哉故
律文云寧作屠兒不授他具戒捨而
不教也又西國相承事師之禮初夜
後夜到其師所師乃先遣弟子安坐
三藏之中隨時教授若事若理不令
空過察其戒行勿使虧違知有所犯

即令治懺弟子方乃為師按摩身體
襞疊衣裳或時掃拭房庭觀垂進水
片有所作咸皆代為斯則敬上之禮
也若門徒有病即皆躬自抱持湯藥
所須憂同赤子然佛法綱紀以教誨
為首如輪王長子攝養不輕律有明
言寧容致慢上言制底畔睇者或去
制底畔彈那大師世尊既涅槃後人
天並集以火焚之衆聚香柴遂成大
積即名此處以為質底是積聚義據
從生理遂有制底之名又釋一想世
尊衆德俱聚於此二乃積甎土而成
之詳傳字義如是或名窣覩波義亦
同此舊總云塔別道支提斯皆訛矣
或可俱是衆共了名不論其義西方
釋名略有二種一有義名二无義名
有義名者立名有由即依名義而釋
也名體一向相稱如釋善入之名者
初依德跡即是依義立名次去或共
了知即是不論其義但據世人共喚
為善入即是無義之名畔睇者敬礼
也凡欲出外礼拜尊像有人問去何
所之適荅曰我向某處制底畔睇凡

大孫

礼拜者意在敬上自卑之義也欲致
敬時及有請白先整法衣搭左肩上
摩衣左腋令使著身即將左手向下
掩攝衣之左畔右手隨所掩之衣裾
既至下邊卷衣向膝兩膝俱掩勿令
身現背後衣緣急使近身掩攝衣裳
莫遣垂地足跟雙竪脊項平直十指
布地方始叩頭然其膝下迥无衣物
復還合掌復還叩頭慇懃致敬如是
至三必也尋常一礼便罷中間更无
起義西國見為三拜人皆恠之若恐
額上有塵先須摩手令淨然後拭之
次當拂去兩膝頭土整頓衣裳在一
邊坐或可暫時竚立尊者即宜賜坐
必有呵責立亦无傷斯乃佛在世時
迄乎末代師弟相傳于今不絕如經
律云来至佛所礼佛雙足在一邊坐
不云敷坐具礼三拜在一邊立斯其
教矣但尊老之處多座須安必有人
来准儀而坐凡是坐者皆足蹋地曽
無帖膝之法也
律云應先嗢屈竹迦譯為蹲踞雙足
履地兩膝皆竪攝斂衣服勿令垂地

恭

即是持衣說淨常途軌式或對別人
而說罪或向大衆而申敬或被責而
請忍或受具而礼僧皆同斯也或可
雙膝著地平身合掌乃是香臺瞻仰
讚歎之容矣然於牀上礼拜諸國所
无或敷氈席亦不見有欲敬反慢豈
成道理至如牀上席上平懷尚不致
恭況礼尊師大師此事若為安可西
國講堂食堂之內元來不置大牀多
設木枯并小牀子聽講食時用將踞
坐斯其本法矣神州則大牀方坐其
事久之雖可隨時設儀而本末之源
須識

二十六客舊相遇

昔大師在日親為教主客苾芻至自
唱善来又復西方寺衆多為制法凡
見新来無論客舊及弟子門人舊人
即須迎前唱莎揭哆譯曰善来客乃
尋聲即云窣莎揭哆譯曰極善来如
不說者一違寺制二准律有犯無問
大小悉皆如此即為收取瓶鉢挂在
壁牙隨處安坐令其憩息幼向屏處
尊乃房前早則敬上而敦搦其腨後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二　董張　英

及遍身尊乃撫下而頻按其背不至
腰足齊年之類事無闇然既解疲勞
方澡手濯足次就尊所申其礼敬但
為一礼跪而按足尊乃展其右手撫
彼肩背若別非經久手撫不為師乃
問其安不弟子隨事見荅然後退在
一邊恭敬而坐實无立法
然西方軌則多坐小枯復皆露足東
夏既無斯事執足之禮不行經說人
天来至佛所頂礼雙足退坐一面即
其儀矣然後釋其時候供給湯飲酥
蜜沙糖飲噉隨意或餘八漿並須羅
濾澄清方飲如蕉濁滓此定不開杏湯
之流體是稠濁准依道理全非飲限
律云凡漿淨濾色如黃荻此謂西國
師弟門徒客舊相遇逢迎之礼豈有
冒寒創至觸熱新来或遍體汗流或
手足皆凍放却衣幞急事和南情狀
怱忙深乖軌式師乃立之閑問餘事
誠哉大急將為紹隆言和南者梵云
畔睇或云畔憚南譯為敬礼但為採
語不真喚和南矣不能移舊且道和
南的取正音應云畔睇又道行衆集

礼拜非儀合掌低頭口云畔睇故經
云或復但合掌乃至小低頭即是致
敬也南人不審依希合度向使改不
審為畔睇斯乃全同律教矣
二十七先體病源
前云量身輕重方飡小食者即是觀
四大之強弱也若其輕利便可如常
所食必有異處則須視其起由既得
病源然後將息若覺輕健飢火內然
至小食時方始食噉凡是平旦名痰
癊時宿食餘津積在胷膈尚未疎散
食便成各辟乎火燄起而投薪薪乃
尋從火化若也火未著而安草草遂
存而不然夫小食者是聖別開若粥
若餅量身乃食必也因粥能資道即
唯此而非餘若其要餅方長身旦食
飯而無損凡有食噉令身不妄者是
與身為病緣也不要頭痛卧牀方去
是疾苦餘藥不療醫人為處須非時
食佛言審處與之如異此流固非開
限然西方五明論中其醫明曰先當
察聲色然後行八醫如不解斯妙求
順反成違言八醫者一論所有諸瘡

二論針刺首疾三論身患四論鬼瘴
五論惡揭陁藥六論童子病七論長
年方八論足身力言瘡事兼內外首
疾但目在頭齊咽已下名為身患鬼
瘴謂是邪魅惡揭陁遍治諸毒童子
始從胎內至年十六長年則延身久
存足力乃身體強健斯之八術先為
八部近日有人略為一夾五天之地
咸悉遵修但令解者无不食祿由是
西國大貴醫人兼重商客為無殺害
自益濟他於此醫明已用功學由非
正業遂乃棄之又復須知西方藥味
與東夏不同乎有乎无事非一槩且
如人參茯苓當歸遠志烏頭附子麻
黃細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藥察問西
國咸不見有西方則多是訶黎勒北道
則時有鬱金香西邊乃阿魏豐饒南
海則少出龍腦三種豆蔻皆在杜和
羅兩色丁香咸生堀倫國唯斯色類
是唐所須自餘藥物不足收採凡四
大之身有病生者咸從多食而起或
由勞力而發或夜食未消平旦便食或
旦食不消午時還食因茲發動遂成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三 第三張 英

霍亂呃氣則連宵不息鼓脹即終旬
莫止然後乃求多錢之賢覓貴價
之秦膠冨者此事可為貧人命隨朝
露病既成矣斯何救焉縱使盧威旦
至進丸散而无因鶣鵲皆来遺湯膏
而寧濟火燒針刺與木石而不殊振
足搖頭湿偃仆而何别斯乃良由不
體病本不解調將可謂止流不塞其
源伐樹不除其本波條弥蔓求絶无
因致使學經論者仰三藏而永嘆習
靜慮者想八定而長嗟俗士乃務明
經之輩則絶纘於金馬之門求進士
之流遂息步於石渠之署妨修道業
可不大歟廢失榮寵誠非小事聊為
叙之勿嫌繁重莫令未損多藥宿痼
可除不造醫門而新痾遂殄四大調
暢百病不生自利利人豈非益也然
而食毒死生蓋是由其往業現縁避
就非不須為者哉

二十八進藥方法

夫四大違和生霊共有八節交競發
動无恒凡是痾生即須將息故世尊
親說醫方經曰四大不調者一寠嚕

二蒱跛三畢哆四婆哆初則地大增
令身沉重二則水大積涕唾乖常三
則火大盛頭胷壯熱四則風大動氣
息擊衝即當神州沉重痰癊熱黃氣
發之異名也若依俗論病乃有其三
種謂風熱癊重則與癊體同不別彰
其地大凡候病源旦朝自察若覺四
候乖舛即以絕粒為先縱令大渴勿
進漿水斯其極禁或一日二日或四
朝五朝以差為期義无膠柱若疑腹
有宿食又刺齊胷宜須恣飲熟湯指
剔喉中變吐令盡更飲更洩以盡為
度或飲冷水理亦無傷或乾薑湯斯
其妙也其日必須斷食明朝方始進
飡如若不能臨時斟酌必其壯熱特
諱水澆若沉重戰冷近火為妙其江
嶺已南熱瘴之地不可依斯熱發水
淋是土宜也如其風急塗以膏油可
用布團火炙而熨折傷之處斯亦為
善熟油塗之目驗交益若覺痰癊填
胷口中唾數鼻流清水氣積咽關戸
滿槍喉語聲不轉飲食亡味動歷一
旬如此之流絕食便差不勞灸頂无

大然

假捩咽斯乃不御湯藥而能蠲疾即
醫明之大規矣意者以其宿食若除
壯熱便息流津既竭痰癊便瘳內靜
氣消即狂風自殄將此調停万無一
失既不勞其診脉詎假問乎陰陽各
各自是醫王人人悉成祇域至如鸞
法師調氣蠲疾隱默者乃行思禪師
坐內抽邪非流俗所識訪名醫於東
洛則貧匱絕其津求上藥於西郊則
惸獨亡其路所論絕食者而且妙備
通窮富豈非要乎又如癰痤暴起熱
血忽衝手足煩疼天行時氣或刀箭
傷體或墜墮損躬傷寒霍乱之徒半
日暴瀉之類頭痛心痛眼疼齒疼片
有病起咸須斷食又三等丸能療眾
病復非難得取訶黎勒皮乹薑沙糖
三事等分擣前二令碎以水片許和
沙糖融之併擣為丸旦服十丸許以
為度諸無所忌若患痢者不過三
兩服即差能破胘氣除風消食為益
處廣故此言之若無沙糖者飴蜜亦
得又訶黎勒若能每日嚼一顆咽汁
亦終身无病此等醫明傳乎帝釋五

明一數五天共遵其中要者絕食為
最舊人傳云若其七日斷食不差後
乃方可求觀世音神州多並不閑將
為別是齋戒遂不肯行學良由傳者
不悟醫道也其有服丹石及長病并
腹塊之類或可依斯
恐有丹石之人忍
飢非所宜也又飛
丹咀諸國皆无服石則神州獨有然而水精
自石有出火者並服之則月體樣冬時人
不別拄死者尤窮由
此詞之溱涌體識
鈍鐵等毒全非此
療而絕食之時大忌遊行及以作務
其長行之人縱令斷食隨路無損如
其差已後須將息宜可食新煑餅飲
熟菉豆湯捘以香和任飲多少若覺
有冷捘椒薑蓽茇若知是風者胡
荽荊芥醫方論曰諸辛悉皆動風唯
乾薑非也加之亦佳准絕食日而作
調息諱飲冷水餘如藥禁如其噉粥
恐痰癊還增必是風勞食亦无損若
患熱者即熟煎苦參湯飲之為善茗
亦佳也自離故國向二十餘年但以
此療身頗無他疾且如神州藥石根
莖之類數乃四百有餘多並色味精
奇香氣芬郁可以蠲疾可以王神針
灸之醫診脈之術贍部洲中无以加也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三 第十張 天

長年之藥唯東夏焉良以連崗雪巘
接嶺香山異物奇珍咸萃於此故體
人像物号曰神州五天之內誰不加
尚四海之中孰不欽奉去文殊師利
現居其國所到之處若聞是提婆弗
呾攞僧莫不大生禮敬提婆是天弗
呾攞是子云是支那天子所居處來也
考其藥石實為奇妙將息病由頗有
蹤闕故粗陳大況以脩時須若絕食
不損者後乃隨方處療苦蔘湯偏除
熱病酥油蜜漿特遣風痾其西天羅荼
國凡有病者絕食或經半月或經一
月要待病可然後方食中天極多七
日南海二三日矣斯由風土差乎四
大不同致令多少不為一槩未委神
州宜斷食不然而七日不食人命多
殞者由其无病持故若病在身多日
亦不死矣曾見有病絕粒三旬後時
還差則何須見恠絕食日多豈容但
見病發不察病起所由壯熱火燃還
將熱粥令飲帶病強食深是可畏万
有一差終亦不堪教俗醫方明內極
是諱焉又由東夏時人魚菜多並生

食此乃西國咸恙不食凡是菜茹皆
須爛煑加阿魏蘇油及諸香和然後
方敢葅齏之類人皆不食時復憶故
噉之遂使齊中結痛損腹膓闇眼目
長疾病益虛疎其斯之謂智者思察
用行捨藏聞而不行豈醫咎也行則
身安道備自他之益俱成捨則體損
智微彼我之功皆失也

二十九除其弊藥

自有方處鄙俗久行病發即服大便
小便疾起便用猪糞貓糞或堈盛先
貯号曰龍湯雖加美名穢惡斯極且
如葱蒜許服尚自遣在邊房七日淨
身洗浴而進身若未淨不入衆中不
合遶塔不應礼拜以其臭穢非病不
聽四依陳棄之言即是陳故所棄之藥
意在省事僅可資身上價自在開中
噉服實成非損梵云晡堤木底鞞殺
杜晡提是陳木底是棄鞞殺社譯之
爲藥(即是陳棄藥也)律開大便小便乃是犢
糞牛尿西國極刑之儔糞塗其體駈
擯野外不處人流除糞去穢之徒行
便擊杖自異若誤衝著即連衣遍洗

大師既緣時御物議醜先防豈遣脈
斯而獨乖時望不然之由具如律內
用此惠人誠為可鄙勿令流俗習以
為常外國若聞誠損風化又復大有
香藥何不服之已所不愛寧堪施物
然而除虵蠍毒自有礌黃雄黃雌黃
之石片子隨身誠非難得若遭熱瘴
即有甘草恒山苦參之湯貯畜少多
理便易獲薑椒蓽茇旦咽而風冷全
袪石蜜沙糖夜食而飢渴俱息不畜
湯藥之直臨事定有闕如違教不行
罪愆寧免錢財漫用急處便闕若不
曲題誰能直悟嗚呼不肯施佳藥遂
省用龍湯雖復小利在心寧知大虧
聖教正量部中說其陳棄既是部別
不可同斯了論雖復見文元非有部
所學
三十旋右觀時
言旋右者梵云鉢喇特崎拏鉢喇字
緣乃有多義此中意趣事表旋行特
崎拏即是其右若揔明尊便之目故時
人名右手為特崎拏意是從其右
邊為尊為便方合旋繞之儀矣或特

敎等曰其施義與此不同如前已述西國五天皆名東方為前方南為右方亦不可依斯以論左右諸經應云旋右三匝若云佛邊行道者非也經云右繞三匝者正順其儀或云繞百千匝不云右者略也然右繞左繞稍難詳定為向右手邊為右繞為向左手邊為左繞耶曾見東夏有學士云右手向內圓之名為右繞左手向內圓之名為左繞理可向其左邊而轉右繞之事方成斯乃出自胷臆非関正理遂令迷俗莫辯司方大德鴻英亦雷同取惑以理商度如何折中但可依其梵本並須杜塞人情向右邊為右遶向左邊為左繞斯為聖制勿致疑惑又復時非時者且如時經所說自應別是會機然四部律文皆以午時為正若影過線許即曰非時若欲護罪取正方者宜須夜揆北辰直望南極定其耶正的辯禺中又宜於要處安小土臺圓闊一尺高五寸中插細杖或時石上竪丁如竹箸許可高四指取其正午之影畫以為記影

過晝處便不合食西方在處多悉有
之名為薜攞斫羯攞(彈舌道之)譯為時輪
矣揆影之法看其杖影極短之時即
正中也
然贍部洲中影多不定隨其方處量
有參差即如洛州无影與餘不同又
如室利佛逝國至八月中以圭測影
不縮不盈日中人立並皆无影春中
亦尒一年再度日過頭上若日南行
則北畔影長二尺三尺日向北邊南
影同尒神州則南溟北朔更復不同
北户向日是其恒矣又海東日午關
西未中准理既然事難執一是故律
云遣取當處日中以為定矣
夫出家之人要依聖教口腹之事无
目不須揆影而飡理應存念此其落
漠餘何護焉是以弭紹之英无怯繁
重行海尚持圭去在地寧得遶隨故
西國相傳云觀水觀時是日律師矣
又復西國大寺皆有漏水並是積代
君王之所奉施并給漏子為衆警時
下以銅盆盛水上乃銅椀浮內其椀
薄妙可受二升孔在下穿水便上涌

夫孫

細若針許量時准宜梡水旣盡沉即
打鼓始從平旦一梡沉打鼓一下兩
梡兩下三梡三下四梡四下然後吹
螺兩聲更別打一下名為一時也即
日東隅矣更過四梡同前打四更復
鳴螺別打兩下名兩時即正午矣若
聞兩打則僧徒不食若見食者寺法
即便驅擯過午後兩時法亦同爾夜
有四時與晝相似惣論一日一夜成
八時也若初夜盡時其知事人則於
寺上閣鳴鼓以警衆此是那爛陀寺
漏法又日將沒時及天曉時皆於門
前打鼓一通斯等雜任皆是淨人及
戶人所作日沒之後乃至天光大衆
全无鳴健稚法凡打健稚不使淨人
皆維那自打健稚有四五之別廣如
餘處其莫訶菩提及俱尸那寺漏乃
稍別從旦至中梡沉十六若南海骨
崙國則銅盆盛水穿孔下流水盡之
時即便打鼓一盡一打四椎至中昏
暮還然夜同斯八惣成十六亦是國
王所施由斯漏故縱使重雲暗晝長
無或午之辰齋雨連宵終罕疑更之

南海寄歸[illegible]

夜若能奏請置之深是僧家要事其
漏器法然須先取晝夜傳時旦至午
時八椀沉沒如其減八鑽孔令大調
停節數澄須巧匠若日夜漸短即可
增其半抄若日夜漸長復減其半酌
然以消息為度維那若房設小盂准
理亦應無過然而東夏五更西方四
節調御之教但列三時謂分一夜為
三分也初分後分念誦思惟處中一
時繫心而睡無病乘此便招違教之
愆敬而奉行卒有自他之利矣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二第十五張 英

丙